

中国与欧亚国家现代化： 共同基础与实践路径*

王晨星 姜 磊

【内容提要】 现代化是一个多元、复杂且动态发展的概念，是追求现代性一系列过程的总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现代化是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调整和优化生产关系、推动社会生产整体进步的全过程演进。在国家中心主义语境下，推动现代化发展，不断追求国家现代性，最终实现富国强国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也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与欧亚国家的共同诉求。中国与欧亚国家都在不断探索现代化的“非西方路径”。中国主张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中国式现代化，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为欧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参考模式。苏联解体以来，欧亚国家以转轨转型为路径，以不同方式追求现代化，努力实现国家富强。拥有现代化共同诉求与紧密地缘联系的中国和欧亚国家理应携手共进。中国和欧亚国家现代化具有共同基础：稳定的双多边关系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高效的务实合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开放的合作平台提供了良好的互动空间。在此基础上，中国与欧亚国家以践行全球发展、安全、文明及“一带一路”倡议为路径，可以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且极具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为新时代中国与欧亚国家关系进一步提质升级提供新的叙事框架，共同开辟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欧亚方案”。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外交 非西方发展模式 欧亚现代化 国际话语 欧亚区域

【作者简介】 王晨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姜磊，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的欧亚经济联盟因素研究”（20CGJ040）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现代化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题中之义。现代化研究是一个多元视角的研究，可以从过程演绎、发展结果、制度设计、理念思想等角度展开。从话语叙事角度看，现代化为中国与欧亚国家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叙事空间，需要对中国与欧亚国家共同现代化进程中破什么、立什么、引什么等核心问题进行讨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 这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基于世情国情党情作出的战略抉择。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属性之一，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之一^②。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独善其身、故步自封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③，是主张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中国摆脱贫困，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指明方向，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④，走出了现代化的“非西方路径”，打破了“现代化 = 西方化”迷思，雄辩地证明了现代化并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开辟的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开创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⑤。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首先要推动生产力的进步，然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

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25 ~ 26 页。

③ 《习近平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社北京 2023 年 10 月 18 日电。

④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载《人民日报》2023 年 2 月 8 日。

⑤ 《习近平为第六次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序 要求各级干部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定行动派实干家》，新华社北京 2024 年 2 月 29 日电。

后生产关系才随之发生变化^①。也就是说，现代化是物质基础向上层建筑不断传导进步的过程。具体而言，现代化是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调整和优化生产关系、推动社会生产整体进步的过程。在欧亚国家三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中，一些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或被迫中断或错误转向，导致生产工具更新速度远远无法跟上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节奏，生产力大幅萎缩，生产关系也随之出现混乱。三十余年来，欧亚国家经历了从摒弃苏联现代化道路、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模式到寻找与自身历史文化本源相适应且符合国家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过程。这一过程坎坷崎岖，许多欧亚国家既经历了政局动荡、经济下滑、民生凋敝、科技衰退，又面临西方势力的反复渗透，造成政权被动更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内外环境恶化。因此，不断追求物质和精神的现代性是中国与欧亚国家的共同诉求，这不仅会成为中国与欧亚国家深化发展多边、双边关系的新的叙事框架，还将是进一步共同推动本国和地区生产力发展，携手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动力。

一 现代化是中国与欧亚国家的共同诉求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西方资本主义也发挥过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和明确的产权，进行激励创造，使得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实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推动经济整体增长^②，同时还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并把世界结成经济有机体^③。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④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更多强调传统依附

① 李达：《第四章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载《理论战线》1958年第3期；李达：《第四章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续）》，载《江汉论坛》1958年第5期。

② 〔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900~1700》，贾拥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5页。

③ 王沪宁等：《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78~58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1~405页。

于现代、后发依附于先发、东方依附于西方，其中蕴含着“西方中心论”逻辑^①。这种压抑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诉求的做法，只有利于少数西方国家，不符合人类历史进步的方向。

1840 年鸦片战争迫使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欺凌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近代以来，从器物上努力的洋务运动，到制度上探索的戊戌变法，到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再到文化上觉醒的五四运动，中国有识之士肩负时代使命，前仆后继地加入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潮流中。应该看到的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由西方文明所主导的现代化浪潮中被裹挟前行的^②。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推动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为加快摆脱经济落后局面，并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坚持“走自己的路”，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目标。1959 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③。“四个现代化”的表述进一步得到明确。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其现代化建设的首要目标是建成小康社会。邓小平说：“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④“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大历史观高度，锚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总目标，亲自擘画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在党的十九届五

① 韩庆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兼论中国式现代化是如何成功创造和建构起来的》，载《哲学研究》2023 年第 8 期。

② 周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基于唯物史观的考察》，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 年第 5 期。

③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70 页。

④ 《邓小平年谱》（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02 页。

⑤ 同上，第 582 页。

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系统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内涵，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是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进一步深刻思考的集中体现，其目标更宏伟、实践更壮阔，既涉及物质基础，更关乎顶层设计。概括地说，就是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到21世纪中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①。

苏联解体是“一场地缘政治巨变”^②。欧亚国家^③通过“文明离婚”方式获得独立。独立三十余年来，为摆脱苏联解体带来的发展困顿并实现国家现代化，欧亚国家在重塑国民经济体系、稳定国内政治局势、改善地区治理环境、追求国际理想方位的道路上砥砺前行^④。

2024年5月，俄罗斯进入“普京5.0”时代。在乌克兰危机复杂化、长期化背景下，俄罗斯现代化之路的阶段重点是：一方面，加强国防工业综合体建设，并以此为牵引，带动整个国家工业体系现代化^⑤，进而巩固国民经济自主性、独立性；另一方面，重视社会民生福祉，加强社会凝聚力，上下齐心，克服暂时困难，为实现强国目标不断输出社会力量^⑥。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3页。

② Путин разъяснил свои слова о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атастрофе” в контексте распада СССР. ТАСС, 28 июня 2019 года. <https://tass.ru/politika/6603347>, 访问时间：2024年7月8日。

③ 文中所指“欧亚国家”，是狭义上的“小欧亚”，即除波罗的海三国外的原苏联国家。

④ 关于欧亚国家现代化道路困境的探讨，参见孙壮志：《现代化理论视域下的欧亚民族国家构建》，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4年第1期。

⑤ 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俄工业产值同比增长3.5%。参见：Рост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и в пять раз превысил уровень 2022 года. <https://www.rbc.ru/economics/31/01/2024/65ba64589a794776cf49b625>, 访问时间：2024年7月8日。

⑥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29 февраля 2024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3585>;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ступил в должность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7 мая 2024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3981>, 访问时间：2024年7月8日。

2021 ~ 2022 年是大部分中亚国家政治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换挡期”，其中一个突出特点是提出了一系列以“新”命名的改革口号和方案。比如，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提出“建设一个新的吉尔吉斯斯坦”的改革口号^①，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签署《新乌兹别克斯坦：2022 ~ 2026 年发展纲要》^②，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年度国情咨文中提出“新哈萨克斯坦”构想^③，土库曼斯坦发布《强国新时代的复兴：2022 ~ 2052 年土库曼斯坦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规划》^④ 等等。

中亚国家改革举措背后透露出来的现代化诉求的主要特点有：一是坚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二是以提升综合国力为发展目标；三是坚持走政经并举的改革路径；四是强化政治独立性、经济自主性、社会凝聚力；五是主张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六是强调科技创新重要性。

其他欧亚国家也根据自身比较优势，走在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比如，白俄罗斯选择深化与俄罗斯一体化合作，进一步加强俄白联盟国家建设；格鲁吉亚选择广泛开放与自贸；阿塞拜疆选择石油立国，等等。

① Садыр Жапаров: Новый Кыргызстан должен стать страной свободных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ных граждан, которые гордятся своей историей, с оптимизмом претворяют в жизнь свои самые смелые мечты! 28 января 2021 года. <https://mfa.gov.kg/ru/menu-inostrannoe/novosti/novosti-i-sobytiya/-60131d1380845>; Садыр Жапаров написал книгу “Путь построения нового Кыргызстана”. <https://ru.sputnik.kg/20230802/kyrgyzstan-sadyr-zhaparov-kniga-1077495479.html>,访问时间: 2024 年 7 月 8 日。

②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О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Нового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на 2022 – 2026 годы”, 28 января 2022 года. <https://president.uz/ru/lists/view/4954>,访问时间: 2024 年 7 月 8 日。

③ Послание Гла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асым – Жомарта Токаева народу Казахстана. 16 марта 2022 года. <https://www.akorda.kz/ru/poslanie-glavy-gosudarstva-kasym-zhomarta-tokaeva-narodu-kazahstana-1623953>,访问时间: 2024 年 7 月 8 日。

④ Нов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развития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 – основа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процветания Отчизны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народа. <https://tdh.gov.tm/ru/post/30263/novaya-programma-razvitiya-turkmenistana-osnova-dalnejshego-procvetaniya-otchizny-i-blagopoluchiya-naroda>,访问时间: 2024 年 7 月 8 日。

二 中国与欧亚国家现代化的共同基础

在新时代中国对外战略全局和周边外交中，欧亚地区地位特殊、意义重大，既包含大国关系（中俄），又囊括周边国家（俄罗斯与中亚），还有多个具有战略支点意义的发展中国家。欧亚地区还是新时代中国外交诸多倡议的首倡地，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倡议、新安全观等，这些创新性理念在欧亚地区先行先试，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伟大实践。这为中国与外部世界，尤其是欧亚周边地区携手共同推进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具体体现在外交关系、机制平台和务实合作三个方面。

（一）坚实的外交关系基础为中国与欧亚国家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转。显而易见，中俄关系是世界上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是新型国际关系和相邻大国关系的典范，具有强大内生动力和独特价值，并对中国开展欧亚地区外交具有引领意义。三十多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实现四次提质升级，迈入新时代。尽管中俄在利益观、国际观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并不影响两国在双边关系、务实合作、地区治理、国际协调等各领域开展富有成效的战略协作，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断注入正能量。元首外交是推动中俄关系提质升级的政治保障。2013年以来，两国元首保持高频会晤和对话，先后共计40余次，两国政治互信、战略协作水平不断提升。当前，中俄关系正处在历史最高水平，超越了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性质，尤其面对国际形势风起云涌，中俄关系不受外界干扰，笃定前行，凸显出稳定、坚韧的特质^①。

中国与中亚国家形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及双边命运共同体集群。中国与中亚国家建交三十余年来，已经实现了从以政治关系为主向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合作齐头并进，从双边合作跨越到双多边并重，从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跃升到战略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24年5月16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405/t20240516_11305860.shtml

伙伴关系三重根本性转变^①。特别是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迅猛，在夯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构建起区域性命运共同体。2022 年中哈、中乌率先确立双边命运共同体，2023 年中国与其余中亚国家分别确立双边命运共同体。在双边命运共同体集群基础上，在 2023 年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上，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宣布建设地区层面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其他欧亚国家关系行稳致远。就中白关系而言，2013 年以来双边关系水平实现“三连跳”，2013 年两国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6 年升级为相互信任、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2 年进一步提升为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南高加索地区，中国与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关系稳定，且形成的三组双边关系各有特色，即中阿侧重能源合作、中格侧重自贸互动、中亚侧重文化交流。尽管在乌克兰危机冲击下，中国与乌克兰、摩尔多瓦关系面临新的形势，但总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二）扎实的务实合作基础为中国与欧亚国家现代化提供物质条件

第一，能源合作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长期以来，能源合作是中国与欧亚国家务实合作的重点内容。进入新时代以来，中俄能源合作加速推进，除了原有中俄原油管道，新增中俄原油管道二线、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田湾核电站二期工程（3、4、7、8 号机组）、徐大堡核电站（3、4 号机组）等重大项目。“两国能源合作已形成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高水平的合作格局，是中俄平等互利务实合作的典范，为保障两国乃至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② 2014 年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D 线开建，双方能源合作空间进一步扩大。此外，绿色能源合作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新亮点。比如，中方寰泰能源将在乌兹别克斯坦建设中亚地区首座山地风电站，预计总发电量规模达 500 兆瓦^③。

第二，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在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先

^① 邓浩：《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和实践路径》，载《当代世界》2023 年第 6 期。

^② 《习近平向第五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新华社北京 2023 年 10 月 19 日电。

^③ 《寰泰能源将在乌兹别克斯坦新建中亚首座山地风电站》，<https://www.in-en.com/article/html/energy-2324043.shtml>，访问时间：2024 年 7 月 8 日。

后发生的情况下，中国与欧亚国家经贸合作仍逆势上升，延续高质量合作势头。从贸易规模来看，中国长年稳居多个欧亚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3 年中俄贸易额提前两年完成 2 000 亿美元目标，达 2 40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3%^①；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达 89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其中中哈贸易额达 315 亿美元^②。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国与欧亚国家贸易中尽管能源等原材料仍占较高比重，但高附加值商品占比明显上升，如工业品、食品等。从产业链价值链来看，在西方对俄极限制裁下，俄加快推进工业进口替代，本土企业投资潜力进一步激发，国内制造业加速扩张，与“友好”国家产业链价值链联通融合速度加快，中国对俄投资主要集中在油气、交通、矿产领域^③。其他欧亚国家也高度重视工业进口替代，推动产业合作多元化，重视对华产能对接。比如，2024 年比亚迪在乌兹别克斯坦工厂正式投产，部分零部件实现本土化生产；中白工业园为中国技术参与白俄罗斯工业进口替代发挥的纽带和孵化作用日益明显。

第三，通道物流合作彰显独特战略价值。在中欧班列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欧亚地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过境通道作用，进一步拓宽了“中欧+欧亚”货品贸易的市场容量。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通道物流合作已成为中国与欧亚国家务实合作的新兴领域。自 2011 年中欧班列启动以来，开行列数持续攀升，欧亚地区沿线货源地节点、沿海重要港口节点、中转枢纽节点联动网络逐步形成。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数据，2011 年班列仅开行 17 列，而到 2020 年在新冠疫情条件下，海路、空运受阻，横穿欧亚大陆的陆路通道的战略需求进一步加大，同年班列突破万列大关，达 12 406 列，到 2023 年开行列数高达 17 523 列^④。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中欧班列发展迅速，优势性特点显著：一是市场效应持续提高，2018 年财政部逐步降低对班列补贴后，给予了班列发展更宽广的市场

① 参见中国海关数据统计，<http://stats.customs.gov.cn/>，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9 日。

② 《同心共济 携手共赢——中国—中亚合作在高水平开放中稳步向前》，新华社西安 2024 年 5 月 19 日电；《中国成为哈萨克斯坦最大贸易伙伴》，<http://k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403/20240303485366.shtml>，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9 日。

③ В какие отрасл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нвестирует Китай и как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меет та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https://rg.ru/2024/08/21/eksperty-rasskazali-v-kakie-otrasli-investiruet-kitaj.html>，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9 日。

④ 《中欧班列历年运量》，<https://www.crexpress.cn/#/allTraffic>；《中欧班列》，<https://www.yidaiyilu.gov.cn/p/60645.html>，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9 日。

空间。二是规模效应持续显现，截至 2023 年，形成西、中、东三大通道和六大口岸，联通中国境内 125 个城市，通达欧洲 25 个国家 227 个城市，服务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大陆全境^①。三是示范效应持续发挥，在中欧班列成功经验推动下，2013 年 11 月中国联通中亚地区的“中亚班列”正式从西安开行，中国正在积极研究参与由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等国发起的“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②，进一步打通中欧班列南通道。

（三）稳固的机制平台基础为中国与欧亚国家现代化提供互动空间

第一，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地区治理能力显著提升^③。上合组织是由非西方国家、新兴大国、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欧亚地区新型国际组织。二十多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间政治互信不断提升，合作内容极大丰富，地区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④。上合组织自成立以来，在自身力量建设上取得长足发展，为深度参与欧亚地区治理持续积累有利条件。在实力基础上，2021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 GDP 总量已达 23.3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近 25%，比成立之初扩大 13 倍多^⑤；上合组织九个成员国中有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制度引领力上，上合组织已形成两级规范文件体系，并且其稳定性、开放性不断巩固。一级规范性文件为上合组织整体层面的法律文件，重点对组织运行的原则、宗旨、目标、任务、立场等核心要素进行规范；二级规范性文件为上合组织框架下针对功能性合作领域的文件。

在国际感召力上，上合组织以“上海精神”为理念源泉，不断涌现出具有创新意义的新理念、新倡议。在“上海精神”吸引下，越来越多国家愿意加入上合大家庭。2023 年上合组织接纳伊朗由观察员国转为正式成员国，随即启动接受白俄

^① 《中欧班列稳定畅通 助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https://www.nra.gov.cn/xwzx/xwxx/xwlb/202411/t20241127_347421.shtml，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3 日。

^② 肖斌、刘聪：《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能成为亚欧大陆新通道吗》，载《世界知识》2023 年第 23 期。

^③ 关于上海合作组织地区治理能力方面的论述，参见王晨星：《上海合作组织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的挑战与路径》，载《新视野》2021 年第 6 期。

^④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84 页。

^⑤ 《上合组织峰会在即：GDP 占全球近 25% 比成立初扩大 13 倍》，<https://news.cctv.com/2022/09/12/ARTIXWADAeM5IeQC9yFjq2iQ220912.shtml>，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3 日。

罗斯为新成员国的程序，并给予埃及、卡塔尔、沙特对话伙伴地位，同意巴林、马尔代夫、科威特、阿联酋、缅甸为新的对话伙伴，上合大家庭从原有的 18 个国家扩容为 26 个国家。这充分表明，在当前国际形势风起云涌的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国际感召力集中体现在为非西方国家汇聚力量，为共同探索新的国际秩序提供有效的机制平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指明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和希望^①。

第二，“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对接优化地区合作制度环境。在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指引下，“一带一路”走出了一条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新路子，搭建起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②。联盟的成立和发展是俄罗斯和其他成员国发展战略选择的结果。欧亚地区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地、先行区和示范区，还是联盟框架下区域一体化的核心区。两大国际合作平台和区域一体化机制交于欧亚，展于欧亚。

自 2015 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与联盟启动对接合作，已成功实现由项目引领向制度引领的转变。2018 年 5 月，中国与联盟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次年 5 月协定正式生效。根据协议精神，中国与联盟组建联委会，专司双方落实协定条款和开展对话合作事宜。之后，双方进一步推进合作制度化建设，如 2020 年《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海关信息交换协定》正式生效。2024 年 4 月，联委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规划（路线图）》实施情况^③。尽管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与联盟（国际组织）属性不同，然而两者在优化欧亚地区制度环境方面却相向而行，两者对接合作作为一种新型跨区域合作的制度安排，其目标在于提升制度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嵌入，形成多制度聚合及制度间和谐共生的局

① 邓浩：《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新变化及其应对》，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 年第 3 期。

②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北京 2023 年 12 月 28 日电。

③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联委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xwfb/xwblhdh/202404/20240403504374.shtml>，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9 日。

面，避免地区制度出现“意大利面条碗”效应^①。

第三，中国—中亚机制扬帆启航。随着欧亚地区治理议题不断增多，多边合作机制和形式也日益多样化，以各类“C5 + 1”为代表的小多边机制成为域内外大国与中亚国家开展对话合作的新兴模式。这种小多边机制不在于成员国数量多寡，而在于成员国合作主要具有操作便捷性、议题聚焦性、目标针对性三个特点^②。中国—中亚机制发轫于 2020 年 7 月首次召开的“中国 + 中亚五国”外长视频会议，重点就加强抗疫合作、推动经济复苏、维护地区安全、密切国际协作深入交换意见^③。2021 年 5 月，第二次“中国 + 中亚五国”外长会晤在西安召开，深入探讨共同抗击新冠疫情、深化地方合作、解决阿富汗问题等议题，明确了会晤机制化建设^④。在 2022 年 1 月举行的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峰会上，宣布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开启相互关系的新时代^⑤。同年 6 月，第三次“中国 + 中亚五国”外长会晤在努尔苏丹（今阿斯塔纳）举行，各方一致同意建立“中国 + 中亚五国”元首会晤机制^⑥。2023 年 5 月，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如期举行，六国元首签署《西安宣言》，中国—中亚机制正式升级定型。2024 年 3 月，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在西安正式启动。

三 中国与欧亚国家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除了西方现代化道路外，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为欧亚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新的选择。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与欧亚国家共同实现现代化的政治

^① 参见周卓玮：《“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国际制度的重合与失效——以中亚地区为例》，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 年第 4 期。

^②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8 页；赵祺、罗圣荣：《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研究：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载《东北亚论坛》2023 年第 2 期。

^③ 《“中国 + 中亚五国”外长视频会议联合声明》，新华社北京 2020 年 7 月 16 日电。

^④ 《王毅主持“中国 + 中亚五国”外长会晤》，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052/xgwx_677058/202105/t20210512_9181757.shtml，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9 日。

^⑤ 《中国同中亚五国领导人关于建交 30 周年的联合声明》，新华社北京 2022 年 1 月 25 日电。

^⑥ 《王毅出席“中国 + 中亚五国”外长第三次会晤》，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gjldhd_674881/202206/t20220608_10700272.shtml，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9 日。

保障、互动平台和物质条件进一步夯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与欧亚国家携手推进现代化进程，以具有自身特点的发展观、安全观、文明观、合作观，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不断夯实国家发展力量基础，打造欧亚发展共同体

进入 21 世纪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推动全球发展的动能逐渐减弱。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自由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以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要依托）曾在促进资本、劳动力、商品和服务自由流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却始终无法解决以下六个问题：一是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资本闲置（经济萧条）和劳动力过剩（不充分就业和失业）；二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永续继承带来持续性收入不平等；三是市场波动、不稳定就业和大规模移民引起严重社会和政治动荡；四是以利润为驱动的无监管发展造成社会成本增加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五是世界体系核心国家、半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系统性不平等导致不稳定；六是世界体系核心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与半核心国家（新兴经济体）之间可能发生重大冲突^①。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等揭示道，竞争和自由市场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其中贸易、创新和人员流动是核心要素，其关键在于要确保市场、贸易、创新和移民的活力，都是为大众服务，而不是与人民为敌或者只是为少数人服务，然而现实中却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今天美国的劳动人民恰恰无法从市场经济中受益，因此美国资本主义独具的某些特征会使其忽视普罗大众的利益^②。欧亚地区新独立国家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后加入者，并未从西方新自由主义体系中找到理想的发展路径，陷入“有增长”却“无发展”的泥潭^③。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路径相比，中国与欧亚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更具相似性。“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

^① [英] 大卫·莱恩：《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及其替代方案》，杨雪译，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 年 6 月 28 日。

^② [美] 安妮·凯斯、安格斯·迪顿：《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张静娴译，中信出版集团 2024 年版，第 181~182、209~210 页。

^③ 关于欧亚地区国家发展困境问题，参见薛福岐：《欧亚地区的发展缺失：基于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 年第 5 期。

‘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①苏联解体后，处在转型阶段的欧亚国家发展水平和质量整体衰退，被迫选择“并联式”并以再工业化为首要目标的现代化路径。中国与欧亚国家通过构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础，以进一步发挥务实合作的开放优势、互补优势和规模优势为路径的发展共同体，共造发展动能，共享发展成果，是实现共同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首先，共同锚定综合国力提升为主要目标。国际体系中的任何等级差别都来源于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②。这就决定了，中国与欧亚国家“要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③，要以共同提升综合国力为合作目标。

其次，协作推动科技创新，优化欧亚地区科技研发链产业链。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链式变革，对大国博弈、全球秩序、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科技进步是世界性、时代性课题，唯有开放合作才是正道。”^④中国与俄罗斯等欧亚国家应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打造欧亚区域科技产学研联合体，塑造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新型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在世界未来科技力量格局中共同谋求有利方位。

最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展成果由各国人民共享共用。“实现现代化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秉持独立自主原则、弘扬立己达人精神，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⑤不仅让中国与欧亚国家人民共同参与到双方务实合作进程中，而且要让双方人民能够享受到合作成果。

（二）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欧亚地区践行新安全观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当代转化为奉行“资本主宰”逻辑，崇尚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主张所谓“优胜劣汰”，其实践是一条军事征服、经济掠夺、文化殖民相结合的道路，造成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冲突不断、东西方意识形态领域

① 习近平：《论科技自立自强》，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3～34 页。

②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9 页。

③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④ 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 2024 年 6 月 24 日电。

⑤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分歧明显、南北方国际话语权严重不对等^①。西方国家依靠殖民扩张和野蛮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在对外关系上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实力增强后谋求称霸世界，建立世界霸权^②。马克思在揭露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政策本质时说道，“殖民政策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最丑恶和最血腥的方面……殖民战争是最露骨的抢劫形式，是无法无天的野蛮行为……为达自己的目的，广泛采用古罗马的‘分而治之’的原则，利用封建割据和当地王公之间的内讧，煽动种姓和宗教的纠纷，威胁利诱那些卖身求荣的达官显贵，等等”^③。沃勒斯坦指出：“合并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从来不是由于那些被合并者的主动。”^④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无法真正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平等相待、尊重彼此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安全对话，展现出来的“只有强权、傲慢、自大或独断独行”^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面对新独立的欧亚国家，以“冷战胜利者”的姿态进行“渗透—改造”。从20世纪90年代所谓“支持”欧亚国家转型改革但口惠而实不至，到21世纪初在欧亚国家接连策动“颜色革命”造成社会动荡，到推动北约和欧盟“双东扩”制造安全对抗，诸多历史事件背后都能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忽视欧亚国家合理安全关切，严重阻碍了欧亚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路径根本不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⑥。在欧亚地区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的条件下，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共同实现中国与欧亚现代化营造良好

① 刘志刚：《中西方现代化的不同逻辑起点：模式选择与价值追求》，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

② 吴志成：《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0期。

③ [苏]彼·费多谢耶夫等：《卡尔·马克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62~363页。

④ [美]伊·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郭方、夏继果、顾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页。

⑤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ступил в должность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Кремль.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3981>，访问时间：2024年10月9日。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3页。

战略安全环境势在必行。

首先，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政治安全是最根本和最基础的需求，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主要是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①。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自然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数十年来，美国中央情报局至少推翻或试图推翻超过 50 个他国合法政府^②。“要防范外部势力策动‘颜色革命’，共同反对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把本国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③

其次，坚持以政治对话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为努力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中国始终劝和促谈，2022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就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四个应该”原则^④。中国于 2023 年 2 月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旗帜鲜明地提出解决危机的“中国方案”，极力推动劝和促谈，核心内容就是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⑤。2024 年 5 月中国进一步推动形成国际共识，同巴西共同发布《中国、巴西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共识》^⑥。

最后，深化上合组织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简称“集安组织”）对接合作，推动“上合组织+”模式，共同筑起欧亚地区新安全体系^⑦。上合组织与集安组织都是由欧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组成，聚焦欧亚地区安全议题的国际组织。两者对接合作有利于在欧亚地区形成安全合作机制叠加效应，通过制度聚合进一步壮大欧亚陆权力量。

① 高祖贵、郑海琦：《我国政治安全研究的发展与特点》，载《国家安全论坛》2024 年第 1 期。

② 田文林：《美国为何热衷策动“颜色革命”》，载《人民论坛》2023 年第 9 期。

③ 习近平：《把握时代潮流 加强团结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 2022 年 9 月 16 日电。

④ “四个应该”具体指“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参见：《习近平同法国德国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新华社北京 2022 年 3 月 8 日电。

⑤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https://www.mfa.gov.cn/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ewj_674915/202302/t20230224_11030707.shtml，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9 日。

⑥ 《中国、巴西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共识》，https://www.fmprc.gov.cn/web/wjbxhd/202405/t20240523_11310686.shtml，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9 日

⑦ 参见：《上海合作组织关于各国团结共促世界公正、和睦、发展的倡议》，新华社阿斯塔纳 2024 年 7 月 4 日电；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Идея о системе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ч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витает в воздухе//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 июля 2024 года.

（三）互相支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促进欧亚文明交流互鉴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世界”首先是围绕着欧洲和欧洲殖民秩序，继而围绕美国以及“大西方”而建立起来的^①。也因为如此，“西方中心论”自然而然地认为西方历史、文化、文明优越于非西方，存在着一种“普世主义”的理论冲动^②。也就是说，在西方文明世界认知中，只有西方道路才是现代化之路，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基于此，在国际秩序中，西方文明所属国家常常表现出忽视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西方优先”，崇尚“丛林法则”的零和博弈，所谓的“普世价值”也是内含“自我优先”的外部伪装。从本质上说，西方国家就是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③这决定了西方文明的现代化不可能选择走开放包容、共商共享的道路，会设置重重障碍，遏制后发国家现代化，使发展中国家沦为西方现代体系的“依附者”^④。比如从20世纪90年代初，欧亚国家“一厢情愿”地向西方文明现代化“投怀送抱”并未换来西方的发展支持，反而使国家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重危机。

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⑤。“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⑥“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⑦历史地看，凡是有强大生命活力的成功的现代化，都是有选择性的现代化，有自主性的现代化，而不是模仿、抄袭的现代化^⑧。

① [英] 安德鲁·赫里尔：《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林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② 项久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405页。

④ 刘志刚：《中西方现代化的不同逻辑起点：模式选择与价值追求》，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

⑤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新华社开罗2016年1月21日电。

⑥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⑦ 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8页。

⑧ 罗荣渠：《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思索》，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一是尊重文明多样性。“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厚重底蕴、赋予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重要贡献。”^① 欧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文明交汇之地，这里汇聚农耕文明（如乌兹别克斯坦等）、游牧文明（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等）、森林文明（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发挥东西文明间桥梁作用，尤为重要。各国生活生产方式和现代化道路选择都是文明基因的现实体现。

二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打破“文明冲突”话语陷阱。亨廷顿也发现了文明多样性，但他把各文明看作独立的“弹子球”，文明之间一般不交往，所谓的互动只能是“碰撞”，而且在不同文明下的文化都呈现出单一性特征，且倾向于相互冲突^②。在西方经典地缘政治学者笔下，欧亚内陆地区是文明的断裂带，冲突是常态。事实上，这一论点主要为西方文明向欧亚内陆地区拓展，谋求建立“西方文明下的欧亚”地缘战略而服务。“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③ 以全球文明倡议为引导，推动中国与欧亚国家开展文明对话，以开放姿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是破除“文明冲突”话语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必要路径。

三是进一步处理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西方的文明观过于强调物质基础，认为这是安排文明等级排序的主要依据^④。然而基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⑤的现代化道路势必不能带来地区可持续发展。一国的现代化应该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并进的。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就是要推动国际社会解决物质和精神失衡问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⑥。欧亚地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既要注重各方发展物质基础的强化，同时也

①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② [美]彼得·卡赞斯坦：《英美文明与其不睦者：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身份》，魏玲、王振玲、刘伟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2 页。

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20 页。

④ [美]彼得·卡赞斯坦：《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秦亚青、魏玲、刘伟华、王振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02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7 页。

⑥ 习近平：《汇聚两国人民力量推进中美友好事业——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新华社旧金山 2023 年 11 月 15 日电。

要不断做大共同外交理念圈，求同存异，互学互鉴。

（四）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优化欧亚区域合作平台

今天，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合作平台服务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物质内容”，服务于西方大资本的全球增殖战略^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托国际组织载体，主导国际规则体系，进一步主导世界大市场。比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后来被牙买加体系所替代，但是国际货币体系依旧被美元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所把持，所谓的货币竞争也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事情。苏联解体后，西方与欧亚新独立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呈现出不平等性和政治附加性的特点。所谓“不对等性”，就是西方只看重欧亚新独立国家的自然资源、广袤市场，企图使欧亚地区变成西方的经济附庸；所谓“政治附加性”，就是西方与欧亚新独立国家开展务实合作的根本目的并非共同求发展、谋福利，而是以经济和发展议题为切口，进而改造欧亚新独立国家的政权结构及意识形态（如“颜色革命”），打造一批“西方治下”的欧亚新政权。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改变了欧亚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的制度环境，给出了有别于西方国际合作模式的新的选择。作为当前世界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仅对标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同时也是推动各国共同现代化，进而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的国际合作平台。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方愿同各方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作出不懈努力。”^②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合作中崇尚利己主义、保护主义，大搞“小院高墙”不同的是，“一带一路”建设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发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③。在中国与欧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承载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合作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是提高“一带一路”建设机制化水平。与基础设施“硬联通”相比，以

^① 陈曙光：《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改变世界》，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

^② 习近平：《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社北京2023年10月18日电。

^③ 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8、33~34、109~110页。

规则标准为核心内容的机制“软联通”相对薄弱。基础设施“硬联通”固然重要，但如果缺乏机制“软联通”跟进，共建“一带一路”的集体收益将大打折扣，因此，深化合作的内生机制、应对外部挑战的防范机制以及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对接机制，是下一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及其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过程中机制“软联通”建设的三个重点领域^①。

二是持续提高开放合作水平。开放性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本质特性之一。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促使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欧亚地区“陆锁国”（如中亚五国）变成“陆联国”，不断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方面充分利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欧亚国家产品和服务提供地缘邻近、安全稳定、开放有序、质量较高的市场空间容量；另一方面促进中国与欧亚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相互交融，共同打造欧亚地区价值链体系。

三是共享新质生产力发展红利。科技创新、绿色经济、产业经济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三大支柱。中国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打造科技高地，进而与欧亚国家塑造区域性科技产业链供应链。需要指出的是，科技创新应以绿色为路径，目标是规模化、产业化。因此，在欧亚地区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除了能源合作、通道建设等传统合作领域外，加速共同推动科技创新，走绿色合作的路子，开展规模化、产业化务实合作，应成为中国与欧亚国家合作的新领域、新方式。

四 中国与欧亚国家现代化的前景展望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实现现代化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两者联动螺旋递进发展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与欧亚国家共同现代化在全球发展、安全、文明倡议及“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既注重物质层面的内容，又重视精神层面内容，实现物质与精神双轮驱动、务实合作与理念对接双轨并行。围绕这一点，中国与欧亚国家不仅有广泛共识，而且具有现实基础和可行路径。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中国与欧亚国家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国与欧亚国家现代化将以践行全球发展、安全、文明和“一带一路”倡议为路径，推动更高质量共同发展，强化更高水平的安全合作，促进更高层次的文明互鉴，打造更高效能的机制平台。

^① 李向阳：《“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与机制化建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

“西方中心论”退场的趋势不可逆转，世界现代化理念和路径根据不同国家文明背景、历史方位、发展现状、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客观差异性，将进入多样化、多元化、多维化时代，但这一转变的完成仍需时日。如果我们认可“西方中心论”是一种历史产物，那么为了适应当下全球化的现实，就有必要对“西方中心论”及其逻辑产物——西方单数“大写历史”进行批判。我们正处在一场“认识论革命”之中，这场“革命”就是要在信息时代充分复原历史原貌，打破西方认识论^①。“认识论革命”并非一蹴而就，“西方中心论”也不会瞬间谢幕，这是一个反复拉锯、激烈斗争的过程，也是中国与欧亚国家现代化脱离不开的历史大背景。中国与欧亚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势必会遭到来自“西方中心论”势力的质疑甚至遏制。

首先，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非西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推高了欧亚地区安全风险。在欧亚地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护持霸权，始终没有放弃从欧亚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挺进的策略。在欧洲方向，北约、欧盟“双东扩”并未停止，引发了一系列地缘政治紧张对抗；在南高加索方向，西方国家正在利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危机，深度干预亚美尼亚内政，试图推动亚政府彻底“西靠”，进而从北面“包抄”伊朗，也在俄伊之间插入“楔子”；在中亚方向，西方始终没有放弃对中亚国家政权的“和平演变”，进一步加大中亚国家外交投入，从人才结构重组上下手，把“宝”押在未来；在亚太方向，西方继续对华采取战略遏制，炒作台海问题，推动北约亚太化^②。

其次，西方国家继续向欧亚国家投放“经济合作+政治条件”区域合作方案，干扰部分欧亚国家自主性。西方看待发展中国家是带有帝国主义视角的，一是它把资本主义价值观、制度和发展模式强加于或至少试图强加于发展中国家；二是它分析集中在如何使发展中国家更像西方的问题上；三是它传播神秘主义，以及服务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利益的思维和行动模式^③。这种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视角深刻影响冷战后西方对欧亚地区的战略和政策选择。“要获得经济援助就得按照西方开出的政治条件改造自己”成为欧亚国家独立后与西方互动交往的

^① 陈恒：《西方历史书写需要一场认知革命》，载《历史研究》2024年第4期。

^② 参见肖河：《俄乌冲突背景下北约亚太化的联盟理论分析：战略非理性抑或其他》，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4年第2期。

^③ Claude Ake. *Social Science as Imperialism: A Theor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badan, Nigeria: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xiii, xviii.

规律^①。2022 年 9 月，美国提出的“中亚经济韧性倡议”（ERICEN）计划当年向中亚国家提供 2 500 万美元的支持，2023 年追加 2 000 万美元，此外还提供 5 000 万美元用于推动地区互联互通、能源合作、英语推广等项目^②。美国提出此项倡议，就是要利用俄罗斯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中亚之机，推动中亚国家疏离对俄关系，实现通过中亚对俄进行战略干扰的目标。2019 年欧盟发布的新版中亚战略指出，欧盟对中亚国家的合作首先关切民主建设、人权维护、司法独立，其次才是推动经济合作多元化^③。因此，有人也认为“发展”是西方的诡计，是帝国知识的延续，带有“文明使命”，就是西方国家主观上认定法律、政治和文化制度的引进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因此有理由让它们从属于宗主国，将现代性强加给它们^④。

最后，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世界经济发展问题阻碍了欧亚地区现代化动能的发挥。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把私人财产和市场交换视为社会运行的基本组织原则，确实大力提升了人类生产力^⑤。然而，今天西方资本主义的自利性、剥削性特性，决定了其无法继续肩负推动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并为人类社会带来普遍福祉的重任。高通胀压力下西方国家集体收紧货币政策，实施多轮加息，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加剧震荡，世界经济走向滞胀。另外，全球债务风险接近临界。自 2010 年以来，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第四次债务浪潮。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每次债务浪潮均以爆发金融危机收尾。本次债务浪潮已持续十多年，具有波及范围广、债务存量大的特点，仅美国 2024 年的债务规模就高达 34 万亿美元^⑥。发展中国家债务规模也在持续扩大，2023 年全球公共债务达 97 万亿美元，其中 30% 由发展中

① 2023 年 8 月 16 日，作者王晨星与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扎维娅洛娃（Elena Zavyalova）的交流。

② “Economic Resilience in Central Asia Initiativ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economic-resilience-in-central-asia-initiative/>, 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9 日。

③ “New EU Strategy on Central Asia.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https://www.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st10221-en19.pdf>, 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9 日。

④ 陈恒：《西方历史书写需要一场认知革命》。

⑤ 〔美〕布拉德福德·德龙：《蹒跚前行：1870~2010 年全球经济史》，中信出版集团 2024 年版，第 467 页。

⑥ 《突破 34 万亿！美国巨债又创纪录》，<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40104/812945aabc384de7848d93e1a5302330/c.html>, 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9 日。

国家背负^①。更值得注意的是，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平等问题尤为突出。在资本相对收益驱动下，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财富加速向富裕阶层集聚。与劳动带来的温和不平等相比，资本收入带来的则是极端不平等，是造成社会冲突的重要诱发因素之一^②。这种资本收入的极端不平等也在深刻影响欧亚国家社会财富分配，社会矛盾引发经济动荡、政治纷争的风险加剧，限制欧亚国家现代化来自社会的底层动能的激发。

结 语

回到本文提出的核心问题：现代化进程为中国与欧亚国家关系互动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叙事框架？破什么、立什么、引什么？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清楚地知道，在特定历史阶段，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曾起到变革性作用，推动人类生产力进步，构建起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与生俱来的物质性、扩张性、剥削性及自利性，导致自身无力提出解决当今全球发展难题的有效办法，更难以回答“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这一时代问题。在新历史条件下，西方现代化及其治下的国家间关系叙事有自身“不攻自破”的短板。有人就提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已无法提供人类所需要的目标感，原本有能力让人类走向繁荣，但其道德已经破产^③。

鉴于此，包括中国和欧亚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要“立”、要“引”的恰恰是探索现代化的“非西方路径”，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战略抉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载体，更为世界各国尤其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现代化参考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聚焦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优化，物质基础与精神世界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迷思，具有历史和时代先进性。中国与欧亚国家现代化以践行全球发展、安全、文明倡议及“一带一路”倡议为先导，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关系进一步提质升级提供了新的叙事框

^① 《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2023 年全球公共债务创新高》，<http://www.news.cn/world/20240605/0294840bca4c4d889f7f1db9de5104ec/c.html>，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9 日。

^② [法] 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46 ~ 264 页。

^③ [英] 保罗·科利尔：《资本主义的未来》，刘波译，上海三联书店 2020 年版，第 25 页。

架，也在客观上加速了“西方中心论”的历史退场。

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推动构建新的生产关系是欧亚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共同目标，也是中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改革的目标。这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与欧亚国家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叙事框架，即共同现代化叙事。具体而言，这一新的叙事框架包括以下内容：在共同发展方面，中国与欧亚国家共同锚定提升自身综合国力为总目标，共同推动科技创新，优化生产工具，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以坚持人民为中心确保现代化进程的普惠性，进而提高现代化进程的经济基础。在综合安全方面，中国与欧亚国家将不断提高“和平秩序”这一公共产品供给能力^①，合作加强自身国家政治安全，提高对抵御美西方势力渗透的“免疫力”，深化地区内安全机制间互动，为通过政治对话方式解决域内安全困境提供良好的制度平台，为现代化进程营造必要的安全环境。在文明对话方面，中国与欧亚国家共同尊重交流互鉴型文明多样性，而非亨廷顿所推崇的分裂对抗型文明多样性，统筹处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关系，进一步协调现代化进程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国际合作平台方面，中国与欧亚国家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提升合作机制化水平，不断提高相互开放度，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共同释放各自比较优势，共同享有新质生产力及其带来的新质生产力关系的红利，进而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螺旋上升态势。

（责任编辑：胡冰）

^① [美] 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97 页。